

心符集

WANG NAI FEI SAN WEN XIN FU JI

王乃飞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无字的歌

- 白蜡烛，我心中的碑……………（ 3 ）
无字的歌……………（ 9 ）
老人·老宅……………（ 14 ）
深深的走廊……………（ 23 ）

心灵的透视

- 秋风……………（ 31 ）
心灵的透视……………（ 34 ）
鱼缸……………（ 43 ）
蝓蝓……………（ 45 ）
惊蛰……………（ 47 ）
今日无梦……………（ 53 ）

爱河

- 爱神笑了……………（ 61 ）
马路天使……………（ 67 ）

幻梦泡影.....	(72)
情劫.....	(75)
静夜思.....	(80)
带露的桃花.....	(85)

欢乐的小河

欢乐的小河.....	(91)
小淘气儿.....	(104)
“1Q”引起的.....	(108)

人生的思索

人生的思索.....	(119)
人·影子.....	(138)
路灯·路人.....	(142)
风波.....	(145)
生意.....	(151)

丈夫十忌

丈夫十忌.....	(159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无字的歌

她是无形的感情符号，
谱写的唱给天国的歌。

白蜡烛，我心中的碑

爆竹声中一岁除。钟打零点，我点亮一支洁白的蜡烛，这便是守岁的开始。

辞旧迎新的炮仗此起彼伏，更点缀得年夜分外肃穆。沉醉在这特殊的氛围里，我的思绪走向幽深，本应感慨万千的，却寻到了凝固的静谧……雄鸡一声高亢的鸣啼，呼唤宇宙的骄子——太阳的诞生。我突然想到：当太阳出世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是否也承受着巨大的分娩苦痛？奇怪！怎么陷进了杞人忧天的幻境。这是对悲痛的超脱吗？不！任是什么，也冲淡不了我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

往年，总是母亲虔诚地点亮第一支守岁的红蜡烛，以示喜庆。而今，我选中了白蜡烛，我爱它的圣洁，怜它的空灵。它是母亲的象征。

假如一个人的死，可以换得另一个人的生，那么，这个人虽死犹生。俗话说，生一次孩子要

一次命。我真后悔不该在来到世上的时候，给母亲带来过分的苦痛。接生的张奶奶告诉我，母亲生我的时候，由于我的个子大，折腾得母亲大汗淋漓，以至于昏了过去。还是我那响亮的啼哭，把母亲从冥冥中唤了回来。母亲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。我贪婪地吸吮母亲暂还没有乳汁的乳头。母亲看着一来到世上就如此贪吃的小女儿，忘记了十月怀胎的艰难，忘记了死里逃生的分娩之苦，飞上母亲面颊的两朵红云，是忘我的希望和幸福。

蜡烛静静地燃烧着。照亮周围黑暗的寂寞，牺牲着自身的光焰。饱和着浓郁“年味”的夜风，不时摇曳那专注的火苗，上下跳动，象当年母亲的纺车，煽动那盏如豆的小油灯——嗡嗡嗡，嗡嗡嗡……母亲一手绞动和她一块出嫁的纺车，一手攥着一团象小兔子尾巴一样白绒绒的棉絮，往锭子上一拉，就出来一条又匀又细的白线。不一会儿，母亲手中的小兔子尾巴不见了，锭上的线穗越来越大了。“一个坷垃，越打越大。猜猜是啥？”我讨厌地在母亲身边蹭来蹭去，把白天刚从姥姥那儿贩来的谜语，转手冲母亲卖了。母亲笑模悠悠：“傻妞，坷垃越打越小，哪会越打越大？”“你才傻！你看线穗子是不是越打越大？”我憋不住说出来了。“对。还是俺玲儿聪明，明天还得上学，快睡吧。”母亲知道，让我听话的诀窍，莫过于在我面前认输

了。我乖乖地脱了衣服，钻进被窝，古老的纺车唱着一支深情的摇篮曲，把我送进香甜的梦乡……我一觉醒来，已是后半夜。母亲正用头上的簪插，挑拨烧结的灯花。我看着母亲经年绞动纺车的食指，磨得又细又亮，心想：它会不会磨断了？

蜡烛在继续燃烧着。烛碗象盛满母爱的酒杯，而我的眼眶里，已经蓄满了辛酸的泪……过完寒假，我又要到离家四十里的县中上学去了。凛冽的北风中，母亲送我一程又一程。嘱咐我学习别太累，叮咛我吃饭别太省。而母亲呢，为了我的学费，每天饭吃的更少，觉睡的更迟，人也更加劳累。我看见母亲眼圈的青晕，心里一阵阵发紧，我执意不让她送了，再送，我真想哭：为我给母亲增添的负担，为母亲毫无保留的付出。母亲终于站定了，但她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坎上，看着我上路。我本想毅然前行，不回首的。走了好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来：啊！母亲的雕塑——母亲仍站在高高的土坎上向我招手。残酷的北风，掀动她越见单薄的冬衣。我这才突然意识到：母亲一定把她那身本来就不厚的棉衣里的棉花抽出来，续进我变厚了的棉袄里。我左手紧紧攥住了棉袄的一角，似乎从那殷红的袄面里，攥出了母亲的心血。我真想一头扑到母亲怀里，告诉她，我再不上学了，我要和母亲一起，把那贫困的日子熬过去。但是，我终于没有那样做，

我怕母亲生气。因为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，考上县中的就我一个，在我身上，寄托着母亲的希冀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在母亲的注视下，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去……

蜡烛在我的面前高大起来，变成一座巍峨的丰碑。晶莹的碑体，洁白无瑕；深沉的爱，点亮母亲一颗燃烧的心。我大学毕业了，参加工作了，每次探家归来，母亲都不舍得让我干活。总说玲儿在外边上班，连吃饭睡觉都让人管着，快在家好好歇几天，要什么，吃什么跟娘说。我一回到母亲身边，身心就得到了大赦。于是，便觑着个脸冲娘撒娇，尽情享受天伦之乐。天已大亮，下完蛋的老母鸡刚要表功，就听母亲轰它说：“别叫了，知道了，玲儿正睡觉，看把她吵醒了。”我便接下来又睡一个回头觉。直到母亲做好饭，才叫我：“太阳晒着屁股了，快起吧。这么懒以后怎么找婆家！”“不找！不找！”我一边睡眼惺忪的嘟囔，伸一个懒腰，又躺下。母亲再三督促，我才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身子：要裤子——裤子放到我的手边；要棉袄——棉袄披在我的肩上；要——我都不忍心再撒娇了，母亲还在认真地等着我要什么。其实，她肯定知道已经成年的女儿，在故意这样做。母亲每次做饭，总先问我吃什么，我便毫不客气地行使母亲给我的特权。当母亲把我最爱吃的家乡饭菜端到我面前时，我立刻狼吞虎咽的大嚼。母亲一边往我碗里夹饭夹菜，

一边担心地说：“慢慢吃，有的是，别噎着。”有一次，母亲甚至认真地问我：“玲儿，在外面吃不饱么？”我噎住笑就坡下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外面整天吃大米、白面、大肉、鸡蛋，哪有母亲做的饭香甜！”“净逗我！”说着，母亲狠狠地用食指轻轻地冲我额上戳。我看着母亲脸上那藏不住的笑，好开心哟！等我走时，母亲又是把我的提包塞得满满的：咸鸡蛋、花生、大枣、粘米面饽饽……连我也数不清都装了些什么。但我知道，那都是母亲平时舍不得吃，专门给我留下的。待我休完假回来，同事们都说我气吹似的胖了，拿我开心：是不是在家吃妈妈的奶吃的？我不置可否。因为我在家里跟母亲睡一个被窝，真的问过母亲奶水是啥滋味，现在尝尝多好哟！尽管我没尝到奶水的滋味，还被母亲羞了一顿，但母爱的乳汁我已经吸吮得太多了呵！

我定定地看着即将燃尽的蜡烛，心里涌出无限的凄楚。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，母亲匆匆地去了，就象她平时总是匆匆地做事情那样。我忍着巨大的悲痛，整理母亲的遗物。当我把母亲的衣服、被褥、鞋袜……统统归拢到一起，才吃惊地发现，母亲所有的用品，在全家人的用品中，都是最次的，唯一一件象样的衣服，还是我给她买的。那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的薪水，给母亲扯下一块的确良夏衣布料。母亲用粗糙的手抚摸着细腻的布纹说：“想不到这辈子还

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。”她逢人便说：“俺玲儿挣钱了，给我扯衣服了，一块多钱一尺哩。这孩子不知道减省，我可舍不得穿哩！”没想到母亲真的把它压了箱子底。这件事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可怜的母亲呵，您对人总是慷慨付出，绝少摄取，好象专门为了别人来到世上的；可敬的母亲呵，尽管您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，但您却用一个普通人的一生，给后人以启迪；伟大的母亲呵，尽管您没做出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，但您象蜡烛一样忘我献身的精神，却向人们揭示了做人的真谛。可敬、可爱、可歌、可泣的母亲呵，我是多么怀念您！

老人们说，只要心诚，就会在大年夜与亲人相会。我与母亲相会了吗？自焚的白蜡烛终于淌出了满眶的泪。这热辣辣的烛泪呵，是母亲献身的幸福，是女儿心中的愧。我愿蜡烛永远不灭，她是我心的向往；蜡烛无私的奉献，令我心碎。

蜡烛成灰泪始干。桔黄色的火苗最后跳荡了三下，终于变成一股清烟，乘风归去……但它在我的心中，永远耸起一座圣洁的丰碑！

呵，母亲！永恒的爱。母性，爱的精髓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躯体里，都流淌着母亲的血液。让我们象母亲那样做人吧，象母亲那样爱人吧，只要付出了真诚的爱，就会得到爱的真诚。

无字的歌

仿佛置身于白茸茸的暖雾里，细密的、蒸气般的雪烟弥漫天地。

“扑噤、扑噤”，单调的足音，闷声闷气地震动着迷蒙的空寂。身后的脚印，象人生的着眼点，又象汇集着沉重情感的泪滴。

我极力睁大眼睛，想穿透眼前的茫然。我的灵魂受了一种超凡入圣的力的感召，我来寻找我童年的摇篮，少年的依恋，感情的寄托，那曾经孕育造就了我的纪念。尽管我已象一叶小舟，驶进了人生的海洋，但我仍需要那个能躲避风雨的港湾。

我的那个刻骨铭心的港湾呢？

温柔的雪雾簇护着我。

一只大花猫，诡秘地向我眨着眼睛。一颗受惊的小脑袋，一头扎进温暖的怀抱，那深深的、绵绵的处所呵，满溢着醉人的乳香，一只古

老而又年轻的歌，唱出悠悠的心声：

“好娃娃，不要怕，老猫来了我打它。

好娃娃，快睡吧，老猫来了我打它……”

脊背上，一只略显粗糙，但充满活力的手，有节奏地、轻轻地拍打着，直到娃娃无意识地松开赭红的乳头，头一歪，睡着了……

“扑嚓，扑嚓”，单调的足音象遥远的回声。没脚的雪地上，留下一串深深的空洞。不时掉进棉鞋里的雪粉，变成熨帖的沁凉。雪雾打湿的头发，沉甸甸地压在眉睫上。

嫩黄的猫头鞋，踏上无尘的世界。两行成人的脚印中间，出现了一趟歪歪扭扭的脚窝窝，那点豆豆式的印记，象跳荡的音符，洁白的雪地上，谱写着—一首无字的歌。

我的那首歌呢？

一股温暖的小溪流，经过我的心头，从我的眼睛里流淌出来，不能自己。但我知道，它并不想淹没我那—度不敢触动的记忆。

天，好黑呀。心，好沉呵。我不知道我在哪里。我是在爬山，可山上根本没有路，陡峭陡峭的。我手脚并用地往上爬，—步—滑的。正当我战战兢兢地往上攀登的当儿，—根貌似拐杖的东西横在我的面前，—声断喝：

“你下去——”

“不——！”

我—挣，身体打滑，眼看就要掉下山去。我

一惊，醒了；泪下如雨。

“我要上学，为啥不让我上学，我每次考试都得第一。”

“穷，穷，穷……”

爷爷挥着拐杖，母亲无声地抽泣。受惊的小鸡“啾啾”地钻进小草屋里。

“醒醒，醒醒。”

我吃惊地睁开红肿的眼睛。母亲单腿跪在地上，摇醒哭睡在小草屋里的我：

“孩子，跟娘回去吧，娘不吃不喝也供你上学……”

母亲眼圈一红，把脸转过去了。我第一次看出年轻的母亲，脸上的皱纹是深深的。

那深深地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皱纹呵！

细雪无声无息地下着，象枕边母亲均匀的呼吸，醉人的怡静和安逸。它是为了抚平母亲脸上的皱纹吗？它是想覆盖我心灵上的刻痕吗？似乳如烟的空间呵，只能使我的冥思更悠远。此时此刻，只有我一个人独享天公赐给我的母乳般的温馨气息。

太阳当顶，我象火红的鏊子上的一张小烙饼翻来覆去，周身炼大油似地“滋滋”冒烟，烧焦了头发，烧焦了五脏六腑，烧焦了喉管，最后，炽热把我变成一股青烟……我随着热辣辣的爆风飘呀飘，怎么会没有绿荫呢？呵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那不是我家的老枣树吗？一片片绿叶象一柄

柄小伞，红玛瑙般的“妈妈枣”象母亲的乳房，我贪馋地攀援树上，双手一阵忙乱，口里一阵大嚼，顿觉周身清凉，满腹甘甜。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“妈妈枣”呀！

“醒醒，醒醒。”

我吃力地睁开眼睛。母亲手里拿着一个剥好的柑桔，一瓣瓣往我嘴里喂，恍惚间，我疑在梦中。

“我在家作了一个梦，梦见你掉到一个大树坑里，我这心就悬起来了，这不，你真的病了。”

我又一次真切体味到母女之间的那种超乎常人的感情，我把母亲的手紧紧地捂在我的脸上，贪婪地吮吸母亲袖口里溢出的“妈妈味儿”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温柔的雪粉，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漫天梨花，飘飘洒洒。

我的那棵树呢？

它们不肯作答。

我的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个圣洁的隆起，挂雪的垂柳，象尽职的帐帟，静谧地垂下来，把母亲的坟墓掩映进神秘的氛围里。

我情不自禁地扑伏在母亲的墓前，双手掬一捧毛茸茸的雪花，把脸深深地埋进去。雪水和着泪水从我的指缝流失。我仰面向天，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把我对母亲的怀念幻化。我突然感到母亲无

处不在：片片雪花，象母亲一个个亲吻扑向我，这温馨洁净的世界，正是无私的母亲的刻画。我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灵魂得到了净化。

我的血管里流的是母亲的血。我源自母亲又异于母亲。从割断脐带——这唯一与母亲的连接的那天起，我变成了独立的我自己。

母亲养育了我，正如这滋生了万物的大地。母亲抛弃了我，一如这土地上收割的四季，原也是大自然的规律。

绸缪的雪雾里，透出了一缝天。我站起身，眺望无垠的雪野，寄情于茫茫的大地。我定定的注目母亲的坟茔，心中得到了启迪：

我爱雪，我爱我的母亲，我更爱这白雪掩映下的黄土地。

母亲去了，但却留下了我——母亲的延续。

老人·老宅

知道北方的箩头是什么样吗？直径约二点五厘米的圆木棍弯成系儿，插入荆条编成的半圆型篓筐一侧的平面两边，筐底露出系儿的端部，用铁丝或绳索固定，以防篓筐负载后脱落。

一个深深的干坑里，就放着一个这样的箩头。一把铮亮的铁锹，从坑里铲出一块块发亮的黏土块，连续不断地装进箩头里。一头灰白的发，随便在脑后挽成一个髻。一件长过臀部的蓝粗布上衣，遮着佝偻着的腰，破损的肩头露出衣服里子。由黑变得发黄的夹裤下端，用两寸宽的布带子绑裹在细细的脚脖上。粘满黏土的单鞋，兜着一双尖尖的辣椒脚。

这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。她的面容，好象一张水系分布图，深纹浅皱纵横交错，浸浸的汗水从纹路里流出。老人用衣袖擦一把汗，吃力地背起箩头，一步一个印坑，艰难地从坑底向坡上